



【才藏主線】

【勻之三】

出現在我們面前的，是一個小孩。

你說兩個大男人被一個孩子嚇到很蠢？

嗯，單看字面上的話確實如此，所以，我必須在此稍作停頓，描述一下勻的面容。

勻的顏色是白色，不是蒼白，而是非生命的那種白，像是白沙、陶瓷或紙的顏色。

頭髮也是。

被剪得參差不齊的白色亂短髮，長度大約剛過耳垂，有點蓬鬆。

眉毛短短的，當然，顏色和頭髮一樣。

嘴唇薄薄的，整張臉上，就只有棕色的大眼睛看起來比較像人。

配上那身已經髒到快看不出原本色澤，黑漆漆的破爛衣物，在微弱月光的照耀下，簡直像是有顆頭在飛一樣。

與丈被嚇得差點拔刀，我也把村正出鞘半截－嗯，其實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那是村正，反正不影響。

回想起來，勻長的和刻板印象中的追兵差太多，以及那詭異的登場方式，其實救了她一命。

否則，搞不好會被兩個疑神疑鬼，又疲憊至極，判斷能力已經幾乎消失的大男人當場斬殺。

我和與丈把她當成某種妖怪－畢竟當時我確實感覺到了妖氣－而那孩子也笑嘻嘻地承認了。

「雖然現在勻是妖怪，可是很快就會變成人了喔！」

「是喔，要怎麼變成人咧，你教教阿才怎麼樣？」

「大哥哥的媽媽沒有教過嗎？只要很努力、很努力，很乖、很乖，總有一天，妖怪就會變成人了！」

「那你變成人之後，想要做些甚麼呢？」

「嗯...」這個問題讓小勻思考了很久，最後露出一臉大咧咧的笑容：「好像也沒有要主動做什麼呢！只是，這樣大家就會對勻很好，其他小朋友也不會笑媽媽，村裡面的大人不會拿石頭丟勻，能交到朋友，買漂亮的衣服，而且可以去參拜神社、參加祭典之類原本會把勻趕出來的地方。好處很多喔！」

「這些...其實不用...」

「才藏！」與丈低聲吼著，似乎是要我別破壞小朋友的夢想。

所以我就把後面那句『不用變成人也可以做』之類的話給吞回去了。

倒是那傢伙，很快速的又轉變了心情，開始從小孩子的話裡套出有用的資訊：

「村莊在哪裡？」

「很遠很遠的地方，勻的媽媽生病了，沒辦法再保護勻，所以我們就離家出走！」

「神社咧？」

「小小的，只有一個很壞、很壞的陰陽師，會說勻是什麼災厄之子之類的東西，可是大家都聽他的。」

嗯...聽起來像是被我們順手幹掉的那個...還是別說好了。

「你母親呢？」

「媽媽病情加重了，搬出去住，沒和勻在一起。」

「搬出去？」

「在後頭放柴火的小屋裡，她叫勻要乖乖的，她想睡一下。」

那孩子繼續開心的說著，說自己怎麼樣乖，會自己洗澡，還會替她母親洗澡。

講故事給她媽媽聽，就像她母親在小時候做的一樣。

故事講完了，就自己編，編不出來了，就講平常生活、打獵的事情。

也是因為這樣，那時候聽到我和與丈要講故事，一直縮成一團、裝成破布的她才會探頭和我們交談。

接著，勻很開心的拉起我們手，說要讓她母親看看新朋友。

還問我們說，她母親越來越瘦，氣色也越來越差，然後就不吃東西，也不會動了，該怎麼辦呢？

是不是勻變成人類她就會醒來呢？

我很想告訴她，是。

但，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比妖怪變成人類還要不可能發生。

因為呈現在眼前的只是一具乾扁、枯瘦、起皺、變形的屍體。

與丈和我對看了一眼。

最後，由我開口。

「勻，如果是人類的話，這樣就死掉囉。」

「啊，原來如此。」

那孩子多少也感覺到了，雖然對於死亡並沒有太多的概念，但也知道那是永久，不可逆的離別。